



五十六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41



文庫 11
D 263
11

後漢書卷之五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字惠公瑯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

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

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

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

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

010190562072

屬正王莽改河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

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

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

乃共食麤糲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悉分

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

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

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

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徵

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

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

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

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

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

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邢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

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鈎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崇侯

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

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

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

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是僵仆也

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

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

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瑯琊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

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

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

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

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

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

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

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

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

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

光輝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

衰髮謂童子垂髮也髻髮謂童子垂髮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

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胡口反古者選擇諸侯

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

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

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

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

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

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

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

湛代一人之處○劉攽曰案正文令今尚書今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

注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

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

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

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

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

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

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

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

漢記

書數射御術
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

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

上自黃帝下盡漢質
八卷見行于今

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

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

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
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建

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

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

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

與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

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三王
見聖

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

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

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

全趙謂舉
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

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

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

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

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

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

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

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

詣闕上書獻鰓魚。

郭璞

注王蒼云：鰓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鰓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鰓魚。

音步角反

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

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

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

食其音異其基

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

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兗豫未決。

兗音以今反

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

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

二州青州徐州也

求得反命，步

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

言罪大也

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

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

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

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偽反

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

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蘇武之節。

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

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恨不且許而遠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第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瑯邪作家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

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

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

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鐘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

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

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亾命者多為

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

勢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

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

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齋璽書徵霸百姓老弱相

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其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
 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
 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
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
 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
 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

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

命皆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
 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
 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
 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
 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亾國之君皆有才桀紂
 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

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

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歆

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况王音魏郡馮勤皆

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味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

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

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温順哀平間作

侍中王莽時爲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

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

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

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桐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

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

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

子幾音祈洽澆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淡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

引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

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

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

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

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讌見○劉攽曰案文當合

作嘗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

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

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

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第嵩以剛彊孝烈

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

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

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

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

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統也

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隳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戰

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

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愍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

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社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

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

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

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

後漢書卷五十六 蔡茂傳 三
穎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

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

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

故惠公

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

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

者也

根猶本也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

以之得謂

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

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

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

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

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

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

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

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
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
而不用繩墨論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
罪積日寃寃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
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
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勅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
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

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

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

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

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

之乃所以得祿秩也三公服袞畫為龍袞職有闕君其補之

首袞袞然故言龍袞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

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

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
 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
 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
 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衮冕黼若斧形黻若兩
 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
 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
 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檐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
 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
 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
 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
 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
 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
 為繁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
 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
 術也初為太守銚期
 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
 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
 所反反音
 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
 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

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

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

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

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

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

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

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

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黃鉞一下無處所

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

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

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

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

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

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

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

不貲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此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

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

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

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

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

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讌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

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賙贈

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

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

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

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

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攽曰家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勁薨

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

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

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

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

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

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

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
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爾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爾栗言小也禮記曰天

地之牲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

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

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

憙比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憙為

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

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憙為

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亾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

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

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

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

裁容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

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憙見之

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

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

憙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
憙真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
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

勅憙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
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况上許之單車

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
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
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
為瑯邪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

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
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
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
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貫出子春其年
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
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
善善及子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
穎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

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
 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
 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
 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
 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
 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邊事
 思為久長規也規謀也憲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
 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憲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

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喪
 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
 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劍
 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
 百僚無別憲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
 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
 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脩
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
 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

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
 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
 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
 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
 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
 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
 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
 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

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

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

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

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

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三
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

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

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叅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脊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

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

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

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

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

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士宜

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閎閱

史記曰明其等

然其要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

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二帝光武

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

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尚書之選

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

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

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

能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為

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深思絳侯木訥之

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為上林令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往時楚獄大起

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

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

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

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

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

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
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
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
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
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
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
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

韋卿子

口敷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
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
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
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
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
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
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
秀留音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眾也尚書曰番
力救反番良士旅力既愆番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

替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替音亡邁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

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

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其陵陳二縣令

其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

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

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

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

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

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

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

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

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

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

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彊四代孫詔書

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為

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驕恣亂

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耻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

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大尹。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

也。願要降司徒伏公。

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憲政多迹。

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百后舉奏，吐巽帝卦，亂之剪，臨京兆，年重以，甄焯，備公車，謝甄，姘至，霽刻，蘇祿，隴，八人，雲，黑山，采藥，不，又，不，甄，州，涿，之，命，大，洪，軍，梁，冀，報，不，掠，其，熹，二，羊，酥，帝。

後漢書卷之五十七

大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

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

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

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

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

石秦官武帝用宦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

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

之說文曰苛細草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

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五二五為什則共其

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劉攽曰案四年拜

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

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

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

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

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甕為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劉攽曰案除子彪

為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為儀表儀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

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

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

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

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

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

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云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

曰惟柔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

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

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

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

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

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

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

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

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

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

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墮孳者

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孳與懶同音力亶反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黷責之

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

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

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

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

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

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

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

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

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

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

五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穎上人嘗

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

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琊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

餘于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傳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

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

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

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

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

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

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

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

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

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

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跪史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

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

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

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

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

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

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故假借

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

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

人以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

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事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

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

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

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介猶也王丹難於交執

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

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

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第成及同郡范逡孟

冀等遂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

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

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

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

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

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賊遂釋之俱免

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

放曰劉

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後因疾告

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乃出

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

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

蓋伯夷叔齊耻食周

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耻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

終不屈節建武六年第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

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

推鹿車載致第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

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亾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

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

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

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

持馬一匹遣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

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

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

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

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

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

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

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隴

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

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

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

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

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

姦在內為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

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

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耻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耻慙之心且皆來服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

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

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

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

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

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

也詆欺謂飾非成讞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

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遁猶迴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

避法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

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傳

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

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

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上稟假有餘若以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

傳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

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

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賢者

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

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

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

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

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繡也前書

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頌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定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

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輓既至京師常為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

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

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

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

之言權明中實摧痛也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

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

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

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十

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

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

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

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

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

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

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

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

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

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

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

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

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

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

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

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良於下坐勃然進曰

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

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之今良曹掾尚無綉望曰議曹情竅自無綉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

太守曰此生言是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

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

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

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

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

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

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

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

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

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

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

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塲拜信為大將軍見前書

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

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詔書

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

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

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丘

長

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

後遷司徒長

史

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徒置長史

每處大議

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

希猶瞻望也

後坐事免

復拜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瑯邪姑幕人也少孤

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

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

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經典既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

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

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

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

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

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

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

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

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帝乃以大鴻臚魏應

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

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

豐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

東觀記曰兄仲為縣游俠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

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

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

一尊其母然後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

必致之使縣令謫將詣門謫許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

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

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

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

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

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

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

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德

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賜

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

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

今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

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

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

之叔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

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

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

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

對策為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

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

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

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飯土簋，飲土鋤，糲梁之飯，藜藿之羹。

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

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

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

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

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

忝下辱，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

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

傳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

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

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

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士為列卿，寢布被，食用

也瓦器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

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

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命苞曰烏孝鳥也

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

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

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

使者弔祠寶寶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

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

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

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劉放曰案文少一事字為前置

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

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

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郟侯郟音

李催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

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前書三輔丞武帝元

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眦解見實融傳三十一斤為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

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

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

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

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

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

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

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

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

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

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

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十二月二十日午刻中

而弗忍滅其頁凶頁凶王強曰大鼓之制鼓之其

幸非祖也婚步夫祖不數也然是一為鼓再為鼓三

塔今咏難上命不許其戰日計而野俗逐轉乘輿更

後漢書卷之五十八上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帝

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

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

五經皆誥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誥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

派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

倡樂倡俳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

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

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

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

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

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

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

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

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

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

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常或作賓

入白皇后如譚所戒

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傳氏罪過遂逮后弟侍

中喜

劉放曰案傳喜非皇后弟當是嘉

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終

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

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

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

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

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
 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
 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
 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理
 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
 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
 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
 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
 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

國是

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
 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
 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
 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
 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捷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
 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
 而拂眾者亾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

終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膏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

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

傷殺者雖一身逃匿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

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解見光武紀

如此則仇怨自解盜

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

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

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

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

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人

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受計

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

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

綺繡雜絲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

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

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

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

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法也書奏

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

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

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

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

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竒怪虛誕之

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

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

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

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

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

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

通人之雅謀肅之發聲眾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介

也曹兜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

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

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

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

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

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

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

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亾者復存

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

處揚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臣譚專

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

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

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

今壽州安豐縣南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

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

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

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

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

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

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

以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路人也曾祖父奉世徙杜陵

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

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竒才

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

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

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

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

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

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

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

義者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

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

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

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

韓厥乃獻丑父於卻克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

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仲祭

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

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

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

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

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

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

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慮也詭違故易曰窮則變劉敞曰案變則通通則

也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若夫知其不

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

時負猶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急

也言當

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博浪之中

張良大父

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
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
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
州武陽縣南音 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

力追反謂擊之也 將軍之先為漢信臣
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

廉衰襄武人宣帝時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
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

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武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

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
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

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

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耻及先祖

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

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

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哲明也商鞅謂

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

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

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庸常也金

石以諭

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

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賤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

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

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衍乃

亡命河東

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

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

宣之子

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

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慙實

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

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託於禹

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是故君臣而

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

日將值危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曰天

豈敢拱默避

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

東郡之師

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

繼

以西海之役

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

護羌校尉

巴蜀沒於南夷

莽篡位貶西南夷叟町王為侯王耶怨恨攻益州殺

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

緣邊破於北狄

莽建國三年烏

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雁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

也虛耗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禍拏未解兵連不息

挈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歛

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

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

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蠡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

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曰貽蹈也

今此為駘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亾之數不啻太半

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

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啼

血昆陽○劉歆曰案啼血是盟時啼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長驅武關破百

萬之陣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晞王匡攻武關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晞等乃開武關迎更始雷震四海席卷

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

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自以

去亾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

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

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

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

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

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

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

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

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

攘其蠹賊蠹賊食禾稼蟲名諭姦盜侵漁也蠹音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

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

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

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

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楊也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

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

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

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

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

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

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

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

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劉放曰：案此文雖則字顛倒。

當作則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

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

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

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四名賢

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

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

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

是非，詳眾士之白黑。曰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

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

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

乃以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

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等

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

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

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

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

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

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衍

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辟

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返國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

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闢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兒于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唬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

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

天下螳動社稷顛隕螳動喻眾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

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

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

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奈何舉之以資彊

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斯曰
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

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左傳見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子晏

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

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

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

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

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

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

在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

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謝息守邾脅以晉魯

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

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

孫將以邾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

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

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

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

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由是

諭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

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

無桃萊之利也且為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

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集又

作萊或故作棗展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為

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

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

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

大夫以

後漢書卷之七
馬行傳

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二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

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

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

人紆怨紆緩也音紆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

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

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

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

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

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邺昔鄴又攻西州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

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

以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樂高作難晏子無罪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

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

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亾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亾之

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以為伯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于終身之惡

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

不顧也言不過為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

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

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

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

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

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

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

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

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

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

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

地不足以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

存亾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

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

故主已亾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

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

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况今位尊身危財

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

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謂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

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

欺天乎事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行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聞更始敗故諸

上黨見圍不窺大谷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

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

包胥重脰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

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

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

主亾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

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

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

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

隨赤眉在北訛偽也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

汾州

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

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舒

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

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

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

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

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隄

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

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

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

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號涉十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

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

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

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

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永衍

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

而巳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說下懷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

李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

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

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

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

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

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

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亾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曲陽

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誅斬劇

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

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

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

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

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

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風俗通曰

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

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

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

所聘請與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

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

性慈仁懇懃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

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

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

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

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

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

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

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竟復何恨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

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

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秦曹

素愚駑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問者掾史疑行之罪衆

知厚德篤於慈父寔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

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

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

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西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

後漢書卷五十五

馮衍傳

一

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

不效對與賤姑蘇

西疆姑蘇開門自新

馮衍之思效死前對魏以效忠以
以田子才思之惠與以秦魏魏
日齊臨善心問野出豐而父乘太困冀高世之惠就
院十二日書時魏田里阻日東手詰各恩臨燦十五
先問臨辭請王賓容對辭請關冀求專自魏十一日
器西武而並妻于豎留課豐而致暑以士民眾至則
味學齋薰然慈文宴室孤竄寒氣骨蠶重山嶺舉
煎鷄山當燕入土鍊菜開察發其素行對野首餘計
業民和天費之勤華竇重疊間昔若史錄而之罪來
素恩德行美利對長無懈里之譽內無干恩之榮對

後漢書卷之五十八下

馮衍傳第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

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

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

之以德則為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迂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

吏置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

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

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

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

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

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

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

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

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

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

七人見前書。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

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

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

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

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

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

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

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諫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

趨舍

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闕略杪小之禮蕩

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

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

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顧猶及也倣儻卓異貌也

喟然長

歎自傷不遭

遭遇也

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棲遲

猶偃息也

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

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

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

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况歷位

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

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能

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

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

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行

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

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

別求於是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

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地執

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

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西顧鄠鄠周

秦之丘宮觀之墟鄠鄠二水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

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

定塋焉衍墓在今新退而幽居盖忠臣過故墟而歔

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咸

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般人聞之皆為

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

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

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

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

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

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

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

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

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

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

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

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顯志賦

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卉草也楚辭曰獻歲發春兮甲子之朝兮汨吾西

征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干筆反發軔新豐兮裴

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

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悲時俗之險隗兮哀好

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辭曰悲時俗之迫隗也棄衡石而意量

後漢書卷之六

馬行傳

兮隨風波而飛揚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

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

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

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

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

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

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沮敗也邈陵也耽亦樂也言時

人之行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

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

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于

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

行動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

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

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

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

欣吾黨

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

夫憂心

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

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

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

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

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

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

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嶷而臨芟薛兮聽涇渭之波

聲芟薛山一名嵯嵯在今三原縣北芟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顧鴻門而歔歔兮

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

子既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齋恨入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

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

再淚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淖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

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

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眼即瞑也今縱筋躬自勛

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

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

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

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

州上黨縣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

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崢嶸深遠貌

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

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備多憂憤故

赴原野而窮居也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

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

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

後漢書卷五十四

七

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豐下鏡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吕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

不試獨慷慨而遠覽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

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識也識叶韻音志

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

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

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

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

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齊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林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

人事越王句踐若身戮力竟滅吳報耻既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諭猶遙也古字

覽河華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

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

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爲秦丞相胡亥元年初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

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

中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行既不

修遠以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

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

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爲秦所逼又徙都壽

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

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

幅憶猶鬱結也紛紜猶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

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

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在 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

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于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于故曰承平革命也并日夜而

幽思兮終怵憚而洞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

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怵憚而懷感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怵音

它乎反憚音它紕反或作怵憚音丑加反憚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訊夏啓

於其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

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其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

不恭故啓征之於其野其野在今鄆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

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

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

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

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于南巢武王滅紂于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詔伊

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艷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

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艷文王所都水中可居

也曰洲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

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

而未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

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

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模

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

楊朱悲造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

之盛德兮摅桓文之譎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

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

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

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摅取也譎詐

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

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文能忿戰國之

遺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

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

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

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

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

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

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爾雅曰梁莫

大於溴梁音古竟反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

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

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

莊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

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師還

遂襲虞滅之 誅犁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嬖子

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犁鋤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

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舍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愬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嫫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嫫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劉敞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文何當作所

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

兮斬白起於長平

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

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郢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阬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

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于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劉敞曰注云關西六國令事秦案關西何緣有六國不合明上文衍

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商鞅姓出關西二字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
陵遲言頽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

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

寢淫而弘大
誦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秦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黔首為城旦制曰可

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是滅先王之法則

饗椒舉於章華
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

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

馬行傳

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
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亾無以言
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
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
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
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
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
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
晉楚之君
二或作亡
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襄宋襄
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摘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見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可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

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據仁智

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

於營丘
據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瀏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

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

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曠曠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反行迷

之未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伯夷而折

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蚪以乘翳兮爾雅曰

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蚪相伴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

栗隱于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于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侔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

也益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

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躑躅也東觀記意斟慤而不日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澹兮侯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

黍朝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許聞至言而曉領

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慤猶遲疑也澹定也侯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于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潁水滙也慤音市林反或作堪字覽天地之幽奧

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

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秦白虎

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

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

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

龜蛇參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

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為其威

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

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

恐失之矣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勲披綺季之麗

服兮揚屈原之靈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

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勲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

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

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高

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

五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

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

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

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

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

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員御史捷六枳而為籬兮築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

說離室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離與薜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入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離一名葯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靡蕪術路也攢射干雜靡蕪芳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

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惚而

莫貴非惜身之培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靡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

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培軻而留滯王逸曰培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媚異美音協韻媚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

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

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

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

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

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

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兵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間音閑 夫莊周

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

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

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五子曰客居於陵故

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真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 惟吾志之所庶兮

固與俗其不同既儼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

與俗不同儼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于不朽聲芳縣諸日月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故曰願觀其從容

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

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埴壙於時衍集

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

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讓口嗷嗷亂
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
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行醉
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
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念令人
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女工家
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
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
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
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
它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腐腸訕訕
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
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
縑穀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
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
持質相劾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
何可疆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
元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穢宜詳居錯且自

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
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
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
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
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
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
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
也音求不也音求不也音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
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屑也貧而不衰賤而不
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修道德於幽冥
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

誅銘說問交德誥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

書記說自序

官錄說策五十篇

衍集見有二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

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

時人稱其孝

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

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

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麗音力之反

鄉里為之語曰道德

彬彬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

舉孝廉拜尚

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

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

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

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

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

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

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馮衍

十二月二十一日

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譽已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

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

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

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于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

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

二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後漢書卷之五十八下

後漢書卷之五十九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

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

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忠遂

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

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

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

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住反刻

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

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胥斬傷

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

鼓旌旂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旂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

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闢四門之路

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

於四方使下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

其田無故無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

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

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

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攽

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

今聖主幼少始免繯繯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

繯落也繯被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

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

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

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
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
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
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
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
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
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
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
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
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
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也故配天郊祀三十
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
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

禮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

其宗黨摧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
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

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
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

沒之後受禍滅門

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
馬謀反發覺禹斬母顯及諸女

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

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

孔父攸歎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
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

自益者缺吾
是以歎之矣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已止也

言執滿必傾
不如上也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與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也

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

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

宮寺出囚徒也

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

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濟厥極凶

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

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

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

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

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

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

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

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

冗散也

使得執戟親奉宿

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

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

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

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

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

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

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

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

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

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

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

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

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

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

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

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

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

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亾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

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止軻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

後漢書卷五十九 申屠剛傳

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
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潞州縣也

父宣哀帝時

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

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

永少有志

操習歐陽尚書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

事後母至孝妻

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去音丘呂反

初為郡功曹莽

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
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

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
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
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

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燾以黃土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不能

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
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
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

當匈以韋為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

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

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

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

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阜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

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

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

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

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

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

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

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

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

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

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

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

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

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
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
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
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
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
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
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
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
寇暴永以吏人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

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矣

示誅彊橫而

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
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城
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
張邠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邠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
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

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

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

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

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

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迎拜為兗

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

其以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

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

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

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

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

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

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

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

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

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

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

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

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

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怪

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

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布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

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

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

今之水門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

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劉放曰案後皆作德字

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

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

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

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

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者千餘人恐

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

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

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與減繼絕死生獲所如此

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

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

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

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黼

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

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

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

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

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鄧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鄧都汝南

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

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憚乃仰占

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

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

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

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

王莽以賴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逯姓並名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錄憚說之

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亾昔伊尹自鬻

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憚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

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為吏憚不謁

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

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

而可為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

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憚以驥自

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中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躓盤裂裳裹足鵠立秦庭盤音戾遂

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

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

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身物

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劉敞曰：注包顯表紀世圖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

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歷久長，孔為

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

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

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

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劉氏享天永命，陛

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

則還。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

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且堯舜不以天顯

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

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

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

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乃瞋

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

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道隱也。蒼梧山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建武三年

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

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

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

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

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帝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

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

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故能獲天地

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

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劉放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

字下少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

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

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

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

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

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

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

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亾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亾吾直為子手刃

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

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

之緩也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

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而追惲不及遂

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

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

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

齋牛酒到府讙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

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

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敢嘉厥休

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

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

音酒思柔觥音古橫反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

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構姦罔上害

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

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

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

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受

也罰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

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讒

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

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

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繇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

露顯也又對衆顯言夫繇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歛

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

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歛乃相招去曰子廷

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歛後必召延也直

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

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

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

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

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

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以牛酒賞，延而憚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

憚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

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

山在縣西北也

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從敬止漁

釣自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

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

論語孔子之言

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

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

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

步猶

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

謂來歸為松子。

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

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

今幸得全軀樹類。

樹類謂有胤嗣

還奉墳墓，盡問學道。

敬汝南人

今隱弋陽不離墳墓

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

論語孔子之言

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

高世，光武連徵不到。

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

有清汁以為其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其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賦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

新蔡縣為新遷也

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

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

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

乃迴從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

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

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

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

人惟政之共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

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

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邪郡

後令惲授皇

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惲乃言於

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

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

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

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

右而輕天下也

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

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

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梨

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

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

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

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

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

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

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

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

承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仗鐵杖捶龔龔出怨對遂殺仲惲故

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

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

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

奏王罪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

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

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

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

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
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征
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
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
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
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
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
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更改之故天人並應傳福
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
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
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
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
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
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
以昌般紂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
嘿嘿以亡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

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蠲死誓言非為壽也論語

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替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

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

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

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

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劉敞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

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鄧暉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

愚

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午時此日陰雨

後漢書卷之五十九

